

# 打开微短剧的更多可能

鲍 楠



打开微短剧的更多可能，需要创作者尊重微短剧的体量、形态、制作周期特点，尊重其之所以为微短剧的内在规定性，同时也要勇于打破路径依赖，勇于探索既有模式、类型、题材之外的广阔天地。

微短剧行业活力十足，是当前广受关注的热点文艺领域。几年来，微短剧累计上线数万部，内容品质也在持续提升。但热火朝天的另一面是，大量微短剧以重生、逆袭等为主题，依托强冲突、多反转的叙事，向观众密集输出爽感，陷入一种面目雷同的创作路径依赖。

以贾宝玉扮演者陈丽君的流量影响，越剧《我的大观园》引起追捧在意料之中。再加上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的强大影响力，以及上世纪50年代上海越剧院创排的同名越剧的经典性，可以想见它所带来的讨论会相当热烈。实际情况也是如此，有关越剧《我的大观园》的讨论非常多，肯定评价、建设性意见和尖锐批评都有。

观众本以为，这是一部演绎“红楼梦故事”的戏。是，也不是。名字叫“我的大观园”，意味着真正主导故事的是“我”，是创作者悬置的开放身份和主观视角。剧中，老年贾宝玉重新回到自己年少时的大观园，以前尘历劫的沧桑心境和旁观心态，看曾经的高门府邸，看周遭人事，看自己的过往人生。那么，“我”是谁？是此时的宝玉，还是混迹在脂粉堆里的宝玉，抑或是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？“我的大观园”是《红楼梦》中的世界，还是曹雪芹假托于宝玉所看到的主观世界，抑或是创作的原型人物、原始素材？由于“我”（剧中以老年宝玉的形象出现）的存在和干预，红楼梦中人变得似是而非、既似又非，而“我”则构成了全剧进行新的诠释的戏眼和戏魂。

应当承认，这是一个相当奇崛、十分大胆的创想和构思。一方面，“我”代表了一个不甘又不安的、具有独特命运感的灵魂，核心的戏剧关系隐约已转移到了老年宝玉和少年宝玉之间，涉及重新选择的命运。另一方面，那种旁观和不确定的视角，带着意识形态的色彩和勘破的消解功能，打破了完整的线性叙事框架，在情感维度之上凸显了哲理性，也给舞台呈现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空间。问题在于，这种明显游离于《红楼梦》经典叙事和越剧生旦表演本体要求的拆解与重组，一开始就给大家制造了难题。它需要从新的戏剧关系出发来经营故事，又不得不瞻顾和依托爱情悲剧的主线和生旦表演关系。为了平衡而做出妥协，结果就是观众的一些预期落空，而这个构思所带有的观念色彩与独特况味也难免打了折扣。

在“我的”主观视角下，此版以元妃省



越剧《我的大观园》剧照

资料图片

微短剧《司法所里的故事》为快节奏叙事注入生活养分

法治，不仅写在条文里，更藏在屋檐下、街巷间、调解员的言语里。微短剧《司法所里的故事》以江苏南京市某司法所为原型，讲述了一线司法工作者在“鸡毛蒜皮”中耐心倾听、细致说理的一个个小故事。调解现场没有法槌，但真实的人物、典型的纠纷、朴素的家常话，让法治理念悄然种在观众心中。每一次矛盾的化解和正义的伸张，既是对法治精神的诠释，也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舒缓。

作为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“跟着微短剧来学法”推荐剧目，《司法所里的故事》在每集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里，既讲清故事，也普及法律，留下了微短剧特有的快节奏。男女主人公身上，有人民调解员的秉公为民、坚韧无私，也有年轻人容易着急、心直口快的“小脾气”，强化了戏剧冲突。加之接地气的语言、恰当的反转处理，展现了微短剧特色，更亲近网友。

在微短剧领域，我们需要更多扎根生活的作品。未必激昂高亢，务要真诚有力；未必宏大叙事，务要脚踏实地；未必高台教化，确要有益人心。如此，微短剧才能真正在观众心里落地生根。

安徽滁州市 徐庆怡

看台人语

## 锐见

最近，一场《聆听舞剧音乐的巅峰之作》音乐会在上海奏响，其中的“重头戏”就是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室内乐作品。此前，为满足观众需求，该剧音乐已多次以组曲选段的形式亮相，此次室内乐作品更完整地体现了这部舞剧音乐的精髓与意蕴。

音乐是舞剧的灵魂。近年来，中国舞剧爆款频出，其间，音乐功不可没。但由于音乐意象的隐形与抽象，舞剧音乐创作的“被看见”，往往滞后于舞蹈语汇、戏剧构作、舞台营造等可视化内容。实际上，舞剧音乐创作通常早于舞蹈编排，编导会根据音乐主题来设计舞蹈架构、动作。好的舞剧音乐，不仅要配合舞蹈，还要牵引舞蹈，为舞剧的情节发展、情感表达、人物塑造、场景转换等发挥重要作用；在更高层面上，还要为整体艺术风格、美学意境和人文气质的营造增添色彩。这对作曲家和舞剧编导来说，都是巨大的挑战。

舞剧艺术起源于芭蕾，西方音乐史上许多著名舞剧音乐来自芭蕾舞剧，并且引领了世界音乐创作的潮流，如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、《睡美人》、《胡桃夹子》、《斯拉夫舞曲》等。20世纪30年代起，中国引入舞剧这个概念，不断探索民族舞剧的路径，留下了诸如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等音乐经典。不过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过程中，舞剧创作整体还是偏重于“舞”，凸显“剧”和“乐”的较少。

经过几十年发展，中国舞剧通过创新叙事方式、视觉表达和舞美设计等，完善戏剧构作，强化戏剧属性，同时也在音乐上寻求拓展。曾几何时，有些编导不重视音乐创作，拿现成的影视音乐或者流行音乐东拼西凑，这里剪一段那里剪一段，再丢给作曲家临摹，音乐沦为背景或过门，舞剧变成配乐舞表演。如今，随着舞剧行业的发展以及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，编导对舞蹈与音乐、文学的关系愈加重视，这也与中国“乐舞不分家”“诗乐舞一体”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。对舞剧创作来说，音乐与舞蹈只有齐头并进、水乳交融，才能达到“1+1>2”的效果，实现审美最大化。

近些年，中国舞剧音乐创作成果喜人。尤其是些现象级舞剧，音乐部分可圈可点，甚至成为舞剧成功的重要因素。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音乐紧密贴合剧情，为悬疑风格铺陈底音，为正反人物声绘情绪，时而紧张时而迷人时而哀伤。备受称道的“旗袍店”“渔光曲”等多段主题音乐，融通中西音乐技法，兼具叙事性与抒情性，深受观众喜爱。舞剧《只此青绿》的音乐选用中国五声音阶、古琴、古筝、鼓等民族器乐与钢琴、吉他等西洋乐器的叠加，将音乐的体积感扩大，让经历斗转星移的千里江山在声音的张力中气魄尽显。舞剧《红楼梦》中的音乐个性分明，“元宵”的喜庆、“探春远嫁”的飘零、“花葬”打击乐的使用，“归彼大荒”的壮烈，给予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。这些舞剧音乐经过反复打磨和市场考验，有的衍生出音乐会演出，还发行了CD和黑胶唱片，为舞剧积累了更多乐迷，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。

古人讲“歌以咏言，舞以尽意”。舞蹈需要通过音乐来抒发情感、刻画人物、营造意境，音乐也需要舞蹈来赋予其具体形象和意义。当下，中国舞剧创作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，新题材、新表达、新技术的运用更加速了这一进程。新一代作曲家、编导，能否抓住时机，在继承中国传统乐舞理念的基础上，蹚出一条中国式舞剧音乐创作路径，让舞剧音乐被更多人“听见”“看见”，创作出更多舞剧音乐精品，令人期待。



本版邮箱  
wenyipl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：任飞帆  
版式设计：赵继伟

## 陶三圆的“桃花源”

李伶思

2024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评选，首次把网络文艺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纳入评选表彰范围。河南网络作家麦苏的乡村题材作品《陶三圆的春夏秋冬》，就是此次获奖的3部网络小说之一。作品将背景设定在河南嵩山脚下的桃源村，围绕陶三圆及其家族三代人，展现了小小村庄在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7年间从扶贫对象到脱贫典型的巨大变迁。陶三圆年轻、有闯劲，怀抱改变村庄的梦想返乡创业。虽然困难重重，但她敢想敢干，先后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谋求到村干部的支持，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，最终带领桃源村开辟了一条发展之路。

从叙事策略上看，作品一是以人物描写见长。抓住“人”，就抓住了文学吸引读者的关键。作家麦苏原本就擅长以女性视角书写个体成长与奋斗历程，这部作品延续了她之前的风格，较为成功地塑造出陶三圆这一乡村带头人形象。二是发挥类型优势，娴熟运用网络文学中的“升级流”写法。主角一路闯关“升级”的过程，也是故事线推进、背景墙铺展、矛盾问题一一破解的过程。

自媒体、直播带货等新时代元素活跃其间，生动展现了互联网时代的新乡村新农人。在相关政策扶持和引导下，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近年来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，但也面临市场认可与艺术价值的双重挑战。如何在保留网络文学类型化优势的基础上，提升作品的艺术品位与审美价值，《陶三圆的春夏秋冬》做出了努力探索。它以更有网感的方式讲述村里的故事，以年轻人的视角呈现时代的变化。这里有摆脱贫困的一步步足迹，有农村生产生活、自然生态、家风民俗、价值观念的一幕幕变迁，也有人物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与勇气，角色之间的亲情与友情。作品在叙事流畅与层次丰富间谋求平衡，努力构建着兼具思想深度与大众共鸣的文学新表达。

“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”，桃源村“三十里桃花万里梦”的愿景终成现实。合上作品，网络文学横跨现实题材与类型化叙事的探索，还在继续。期待随着越来越多网络作家投身其间，现实题材网文能有更多创新，涌现更多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精品力作。

# 舞剧音乐需要『被看见』

郑 娜